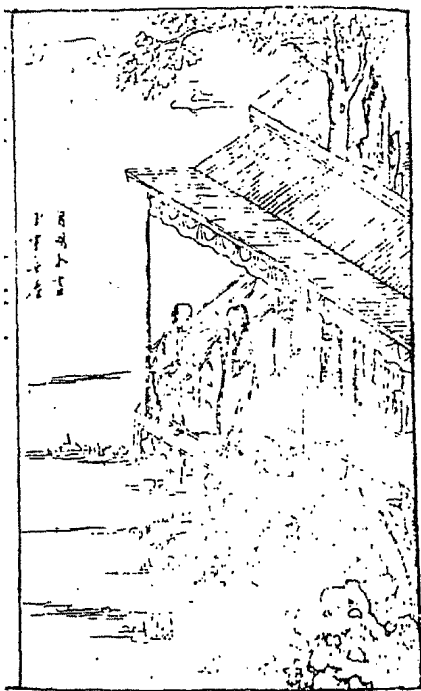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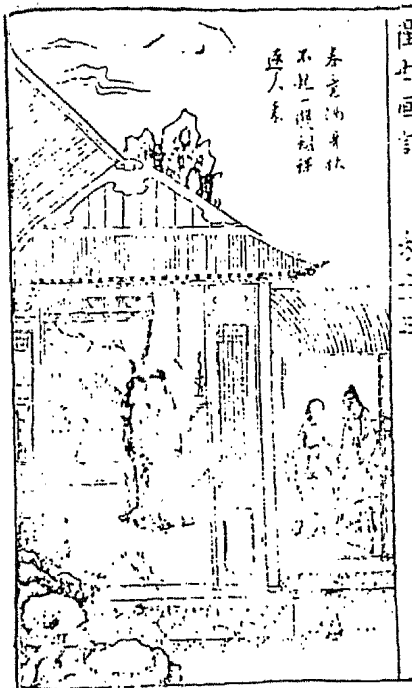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春竟油身秋
不此一恒初
逐人來



第二十三

金海陵縱欲亡身

昨日流鶯今日暉

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

何忍乘危自著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光迅速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是好色貪淫還只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爲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惑姐已周愛褒姒漢變飛燕唐溺楊妃他所寵者止于一人尚且小則政亂民荒

大則妻身以國何況色色不休貪淫無度不惜廢恥
不論綱常若是安然無恙皇天福善禍淫之理也不
可信了如今說這金海陵乃是大金國一朝聰明天
子只爲貪淫無道蔑祖敗倫坐了十二年寶位改了
三今年號初次天德三年二次貞元也是三年末次
正隆六年到正隆六年大舉侵宋被弑于瓜洲大定
帝即位追廢爲海陵王後人將史書所載廢帝海陵
之事敷演出一段語文以爲將來之戒正是

後人請看前人樣

莫使前人笑後人

話說金廢帝海陵王初名昶古後改名亮字元功遼

王宗幹第二子也。爲人善飾詐。懷急多猜忌。殘忍任數。年十八。以宗室子爲奉國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梁王以爲行軍萬戶。遷驃騎上將軍。未幾加龍虎衛上將軍。累遷尚書右丞。留守汴京。領行臺尚書省事。後召入爲丞相。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海陵念其父遼王本是長子。已亦是太祖嫡孫。合當有天下之分。遂懷覬覦。專務立威。以壓伏人心。後竟弑熙宗而篡其位。心思太宗諸子。恐爲後患。欲除去之。與祕書監蕭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宗子

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乃取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遍詔天下。天下寃之。蕭裕以誅宗本功爲尚書右丞。累遷至平章政事。專恣威福。遂以謀逆賜死。此是後話。且說海陵初爲丞相。假意儉約。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侈心頓萌。浮志益盛。惑自徒單皇后而下。有大氏蕭氏耶律氏俱以美色被寵。凡平日曾與淫者悉召入內宮。列之妃位。又廣求美色。不論同姓異姓名分尊卑。及有夫無夫。但心中所好。百計求淫。多有封爲妃嬪者。諸妃名號共有十二位。昭儀至充媛九

此豈可使
兒女見耶

田音因緣
罷田窮人
叶父之現

位燒好美人才人三仕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大
營官殿以處妃嬪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
至五百人官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絢以五采金屑
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後毀務極華
麗這俱不必題起且說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
都尉沒里野女也生而妖嬈嬌媚嗜酒跌宕初未嫁
時見其父沒里野修台美女顫聲嬌金鎗不倒丹硫
磺槌如意帶等春藥不知其何所用乃竊以問侍婢
阿喜留可道此名何物何所用而郎罷田急急治之
阿喜留可道此春藥也男子與嬖人交不能久戰者

則用之以取樂。阿里虎問道：何爲交合？阿喜留可道：雞踏雄犬交戀，即交合之狀也。阿里虎道：交合有何妙處，而人爲之？阿喜留可道：初試之時，亦覺難當，試再試。二便覺暢美。阿里虎聞其言，哂笑不已。情若有不禁者，問道：爾從何處得知如此？阿喜留可笑道：奴奴曾嘗此味來，無何，阿里虎嫁于宗室子阿虎迭牛。女重飾七歲，阿虎迭牛諫，阿里虎不待閉喪，攜重飾，再醮宗室南家。南家故善淫，阿里虎又以父所驗方，修合春藥，與南家晝夜宣淫。重飾熟觀其醜態，阿甲虎恬不諱也。久之，南家發竭而死。南家父突葛速爲

南京元帥都監知阿里虎淫蕩醜惡莫能禁止因南
家死遂携阿里虎往南京幽閉一室中不令與人接
見阿里虎向聞海陵善鬪戲好美色恨天各一方不
得與之接歡至是沉鬱煩懣無以自解且知海陵亦
在南京乃自圖其貌題詩于上詩曰

阿里虎阿里虎夷光毛嬙非其伍一旦夫死來南
京突葛爬灰真喫苦有人救我出牢籠脫却從前
從後苦

題畢封緘固密拔頭上金簪一枝銀十兩賄鬪監守
閹人送于海陵海陵稔聞阿里虎之美未之深信

見此圖不覺手舞足蹈羨慕不止于是托人達突葛
速欲娶之突葛速不從海陵故意揚言突葛速有新
臺之行欲突葛速避嫌而出之突葛速知海陵之意
只不放出及篡位三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以禮
納之宮中阿里虎益嗜酒喜淫海陵恨相見之晚數
月後特封賢妃再封昭妃一日阿虎送女重節來朝
重節爲海陵再從兄之女阿里虎其生母也留宿宮
中海陵猝至見重節年將及笄姿色頗野迥異諸女
不覺情動思有以中之而寔阿里虎之沮已乃高張
燈燭令室中輝煌如晝日侍宴華與阿里虎之少時特

莊子心
堂人書所
馬說

嬪裸逐而淫以動重節重節聞其嬉笑聲潛起以影
鑽穴隙窺之神凝心醉幾欲破戶趨前蓋縮自止海
陵黢譙至四鼓方止諸嬪咸滅燭就寢寂然無聲獨
重節咬指撫心倏起倏臥席不得爰只得和衣擁被
長歎至眼忽聞阿里虎牀復有聲欲再起窺之頭岑
岑不止倚枕聽之又聞有擊戶聲重節不應擊聲甚
急重節問爲誰海陵捏作侍嬪取燈聲以促其開重
節強起拔去門栓海陵突入樓抱接唇重節欲脫身
逃去海陵力挽就榻中以手探其股間則卑裙無視
兩股滑膩如脂乃撫摩調弄重節情亦動乃以袖掩

未老健忘
乃淫心自
迷耳

面任其作爲不虞創之特甚爭奈海陵與發如狂
鉅如杵略加點破猩紅濕于裙幅重節于是時皺眉
嚙齒嬌聲顫作幾不欲生再三求止遂輕輕款款若
點水蜻蜓止止行行如貪花蜂蝶盤桓一夜謔浪千
般置阿里虎于不理者將及旬矣阿里虎欲火高燒
情煙陡發終日焦思竟忘重節之不出宮也命諸侍
嬪偵察海陵之所在一侍嬪曰帝得新人擁却舊人
矣阿里虎驚問道新人爲誰幾時取入宮中侍嬪答
道帝幸阿虎重節于昭華宮娘娘因何不知阿里虎
面皮紫漲怒發如火捷冒跌脚詬言重節侍嬪道其

不知是何人

娘與之爭鋒恐惹笑辱且帝性躁急禍且不測阿里
虎道彼父已死我身再醮恩義久絕我怕誰笑話我
誓不與此淫種俱生帝亦奈我何哉侍嬪道重節少
艾帝得之勝百斛明珠娘娘齒長矣自當拜下風
何必發怒阿里虎聞誚愈怒道帝初得我誓不相捨
詎意來此淫種奪我口食乃促步至昭華宮見重節
方理粧一嬪捧鳳釵于側遂向前批其頰罵道老漢
不仁不顧情分貪圖淫樂固爲可恨汝小小年紀又
是我親生兒女也不顧廉耻便與老漢苟合豈是有
人心的重節亦怒罵道老賊不知禮義不識羞耻明

燭張燈與諸嬪裸程奪漢求快于心我因來朝踏此
淫網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正怨你這老賤只圖
利己不怕害人造下無邊惡孽如何反來打我兩下
言語不讓一句扭做一團結做一塊衆多侍嬪從中
勸釋阿里虎忿忿歸宮重節大哭一場悶悶而坐頃
之海陵來見重節面帶憂容兩頰淚痕猶濕便促膝
近前偎其臉問道汝有恁事如此煩惱重節沉吟不
答侍嬪道昭妃娘娘批貴人面頰辱罵陛下是以貴
人失歡海陵聞之大怒道汝勿煩惱我當別有處分
是日阿里虎回宮益嗜酒無賴詆訾海陵不已海陵

這人責讓之。阿里虎恬無忌憚。暗以衣服遺前夫育家之子。海陵偵知之。怒道。身已歸我。突甚遠之情。猶未斷也。由是寵衰。海陵制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身體雄壯。若男子。給侍阿里虎本位。見阿里虎憂愁抱病。夜不成眠。知其慾心熾也。乃托宮豎市角先生一具以進。阿里虎使勝哥試之。情若不足。與更有餘。則是與之同臥起。日夕不須曳履。厨婢三娘者。不知其詳。密以告海陵。道勝哥寔是男子。扮作女耳。給侍昭妃。非禮。海陵曾幸勝哥。知其非男子。不以爲嫌。惟使人誡阿里虎勿筆三

贊后

阿里虎汗

海陵之孫
其母曰
其父曰
其母曰

娘。阿里虎怒三娘之洩其隱也，撈殺之。海陵聞昭妃
閣有死者，想道必三娘也。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值
之果然。是月爲太子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徒
單后，又幸諸妃嬪，爲之哀求，乃得免。勝哥畏罪，先仰
藥而亡。阿里虎聞海陵將殺已，又見勝哥先死，亦絕
粒不食。日夕焚香籲天，以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
頓，不知所爲。海陵乃使人縊殺之，并殺侍婢三娘。
者因此不復幸昭華宮。出重節爲民間妻。後屢召幸
出入昭妃位焉。柔妃彌勒者，耶律氏之女，生有國色。
族中人無不奇之。年十五，進見。人進奇，彌勒亦自

謂異于衆人，每每沽精誇詞，其母與鄰母善，時時邀
爲賓主。鄰母之子哈密都，虛年十二歲，丰姿頗美，閒
嘗與彌勒兒戲于房中，互相嘲謔，遂及于亂說話的。
那十二歲的孩兒和那十歲的女兒曉得甚麼做作，
祇無過是頑耍而已。怎麼就說个亂字，看官們有所
不知，北方男女生得長大，個個容易知事，況且這些
騷達子幹事不瞞着兒女，他們都看得慣熟了，故此
小小年紀便弄出事來。光陰荏苒，約摸有一年多光
景，一日也是合當敗露，彌勒正在房中洗浴，忘記上
了門門，恰好哈密都虛闖進房來，彌勒忙忙叫他回

去說娘要來看添湯那哈密都盧見彌勒雪白身子
在那浴盆中有如玉柱一般歡喜得了不得偏要共
盆洗浴彌勒苦不肯容正在拘執喧鬧其母突至哈
密都盧乘間逃去母大怒將彌勒痛箠戒訓嚴防嚴
密再不得與哈密都盧綢繆歡狎倏經天德二年彌
勒年已踰笄海陵聞其美也使禮部侍郎迪輦阿不
取之于汴京迪輦阿不者華言蕭異也爲彌勒女兄
擇特懶之夫芳年美貌頗識風情一見彌勒心神搖
動懼憚海陵強自沮遏不意彌勒久別哈密都盧然
火甚甚見迪輦阿不生得標致心裏便有幾分愛也

只是船隻各居，難以通情達意。彌勒遂心生一計，詐言鬼魅相侵。夜半輒喊叫不止，相從諸婢無可奈何，只得請迦輦阿不同舟共濟。果爾寂然，從婢實不察其隱衷也。于是眉目相調，情與如火。彼此俱不能遇，遇晚便同席飲食。謠浪無所不至，所以不處上手者，迦輦阿不謂彌勒真處子，恐點破其軀。海陵見罪故耳。一晚維舟傍岸，大雨傾盆，雨下正欲安眠，忽聞歌聲聒耳。迦輦阿不慮有穿窬，坐而聽之。乃岸上更夫倡和山歌歌云：

雨落沉沉不見天

八哥兒飛到西堂前

藝子無寐梁上宿

阿姨相伴姐夫眠

迪輦阿不聽見此歌歎道作此歌者明是謾誚下官
豈知下官並沒這樣事情諺云羊肉不喫得空惹一
身臊也歎息未畢又聞得宰宰似有人行定睛一看
只見彌勒踽踽涼涼緩步至牀前矣迪輦阿不驚問
貴人何所見而來彌勒道聞歌聲而來官人豈年高
耳聾乎迪輦阿不道歌聲聒耳下官正無以自明貴
人何不安寢彌勒道我不解歌欲求官人解一個明
白迪輦阿不遂將歌詞四句逐一分析講解彌勒不
覺面赤耳熱偎着迪輦阿不道山歌原來如此官人

已來遠人
人亦自去
一昨身
俱何可
去教

豈無意乎。更替阿不跪于牀前告道。下官心非不石。
豈能無情。但懼主上聞知。取罪不小。獨勒便搜抱他
起來。說道。我和官人是至親瓜葛。不比別人。到主上
跟前。我自有一道理支吾。不必懼怕。當下兩個與發如
狂。就在舟中。成其雲雨。但見

蜂忙蝶戀。弱態難支。水滲露滋。嬌聲細作。一个原
是慣熟風情。一个也曾略嘗滋味。慣熟風情的。到
此夜盡呈伎倆。略嘗滋味的。喜今番方稱情懷。一
个道。大漢果勝似孩童。一个道。小姨又強如阿嫂。
一个顧不得女身。點破。一个顧不得王命。緊展雙

驚雲雨百年情果然色膽天來大

一路上朝歡暮樂在萬就延道出燕京趙華阿不父
蕭仲恭爲燕京留中見彌勒面貌知非處女乃歎道
上必以疑殺琪矣却不知琪之果有染也已而入宮
彌勒自揣事必敗露惶悔無地見海陵來涕交頤下
戰慄不敢迎海陵淫興大作遂列燭雨行命侍嬪脫
其衣而淫之彌勒掩飾不來只得任其傲作海陵見
非處女大怒道趙華阿不趙敢盜爾元紅可惱可恨
呼宮豎細細彌勒審鞫其詳彌勒泣告道安十三歲
時爲哈密都直所淫以至於此是與趙華阿不實無干

元大永
明以嚴人

涉海陵叱問哈密都盧何在。彌勒道：死已久矣。海陵道：哈密都盧死時幾歲。彌勒道：方十六歲。海陵怒道：十六歲小孩，豈能巨創汝耶。彌勒泣告道：殿妾死罪，實與迪犂阿不無干。海陵笑道：我知道了，是必哈密多盧取汝元紅。迪犂阿不乘機入彀也。彌勒頓首無言。即日遣出宮，致迪犂阿不于死。彌勒出宮數月，海陵思之，復召入封爲克媛，封其母張氏華國夫人。伯母蒲陵郡君蕭氏爲華國夫人。越日，海陵詔以彌勒之命召迪犂阿不。妻擇侍懶入宮，亂之。笑曰：迪犂阿不善。躑躅水，朕弃。其妻以報之。進封彌勒爲柔

妃以擇特懷給侍本位時行幸焉崇義節度使烏帝
之妻定哥姓唐姑氏眼情秋水如月殿姮娥眉柳春
山似瑤池玉女說不盡的風流萬種窈窕千般海陵
在汴京時偶于簾子下瞧見定哥美貌不覺鬼散魂
飛痴呆了半晌自想道世上如何有這等一個美婦
人倒落在別人手裏豈不可惜便暗暗看人打聽是
誰家宅眷探事人回覆是節度使烏帝之妻極是好
風月有情趣的人只是没人近得他他家中侍婢極
多止有一個貴哥是他得意了鬚常川使用的這貴
哥也有幾分姿色海陵就思量一箇計策差人去尋

無利不引
使大家
宜慎防北
軍

著烏帶家中時常走動的一個女待詔叫他到家裏來與自己篋了頭賞他十兩銀子這女待詔曉得海陵是個猜刻的人又怕他威勢千推萬阻不敢受這十兩銀子海陵道我賞你這幾兩銀子目有用你處你不要十分推辭女待詔道但憑老爺分付若可做的小煩人盡心竭力去做就是怎敢望這許多賞賜海陵笑道你不肯收我銀子就是不肯替我盡心竭力做了你若肯爲我做事日後我還有產業你處女待詔道不知要婦人做甚麼事海陵道大街南首高門樓內是烏帶節度使衙內麼女待詔答道是節度

使衙海陵道聞你常常在他家中籠頭果然否女待
詔道他夫人與侍婢俱用小婦人籠頭海陵道他家
中有一个丫鬟叫做貴哥你認得否女待詔道這个
是夫人得意的侍婢與小婦人極是相好背地裏常
常與小婦人東西照顧着小婦人海陵道夫人心性
何如女待詔道夫人端謹嚴厲言笑不苟只是不知
爲甚麼歡喜這貴哥憑着他十分惱怒若是貴哥站
在面前一勸天大的事也冰消了所以衙內大小人
都畏懼他海陵道你旣與貴哥相好我有一句話央
你傳與貴哥女待詔道貴哥莫非與老爺沾親帶骨

麼海陵道不是女待詔道莫非與衙內女使們是親眷往來老爺認得他麼海陵也說不是女待詔道莫非原是衙內打發出去的人海陵道也不是女待詔道既然一些沒相干要小婦人去對他說甚麼話海陵道我有寶環一雙珠釧一對央你轉送與貴哥說是我送與他的你肯拿去麼女待詔道拿便小婦人拿去只是老爺與他既非遠親又非近鄰平素不相識平白地送這許多東西與他倘他細細盤問時叫小婦人如何答應海陵道你說得有理難道教他猜啞謎不成我說與你聽須要替我用心委曲不可悅

事、女待詔道分付得明白。婦人自有處置。海陵道我兩日前在簾子下看見他夫人立在那里十分美貌可愛。只是無緣與他相會。打聽得他家只有你在裏面走動。夫人也只歡喜貴哥一人。故此賞你銀子。央你轉送這些東西與他。要他在夫人跟前通一個信兒。引我進去博他夫人一宵恩愛。女待詔道偷寒送暖大是難事。況且他夫人有些古怪。鬼搭婦人如何去做得。海陵怒道你這老虔婆敢說三個不去麼。我目下就斷送你這老猪狗。只這一句嚇得女待詔毛髮都豎了。抖做一團。道婦人不說不去。只說這件真

必須從容緩款，性急不得。怎麼老爺就發起惱來？
陵道：我如今也不惱你了，只限你在一個月內，要圖
成這事，不可十分怠緩。女待詔唯唯連聲，跑到家中，
算計了。一夜沒法入腳，只得早早起來，梳洗完畢，就
把寶環珠釧戴在身邊，一徑走到烏帶家中，迎門撞
見貴哥。貴哥問道：今日有何事，來得恁早？女待詔道：
有一個親眷為些小官事，有兩件好首飾，托我來府
中變賣些銀兩，是以早來。貴哥道：首飾在那里？我用
得的麼？女待詔道：正是你們用得，你換了他的，倒
好。貴哥道：要幾價錢？拿與我看。一看，女待詔道：到房

中纔把與你看。貴哥引他到了自家房內，便向厨櫃裏搬些點心果子，請他喫。問他討首飾看。那女待詔在身邊摸出一隻寶環，放在卓子上。那環上是四顆祖母綠鑲嵌的，果然耀日層光。世所罕見。貴哥一見，滿心歡喜，便說他要多少銀子。女待詔道：「他要二千兩一隻，四千兩一隻。」貴哥聽道：「我只說幾貫錢的東西，我便先得起。若說這許多銀子，真說我沒有。就是我夫人一時間也拿不出來，只好看看罷。」又道：「待我拿去與夫人瞧一瞧也。」議得世間有這般好首飾，女待詔道：「且慢着，我有句話與你說。個明白，拿去不」

遲貴哥道有話儘說不必隱瞞女侍認道長子你日常看顧感恩不盡今日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說與你聽你不要惱我也不要怪我貴哥道你今日想是風下你在府中走動多年那一日不說幾句話怎的今日說話我就怪你惱你不成你說你說女侍道這環兒是一個人央我送你的不要你的銀子還有一雙珠釧在此連忙向腰間摸出珠釧放在卓子上貴哥見了笑道你這婆子說話真個風了。我從幼兒來在府中再不曾出門去又不曾與外人相熟為何有人送這幾千兩銀子的首飾與我想是那个要央人做

前程你妻子在外邊指着我老爺的名頭說騙他這
些首飾今日露出馬脚恐怕我老爺知道你故此早
來府中說這話騙我女待詔道若是這紫說我就該
死了你將耳朵來我悄悄說與你聽貴哥道這里再
沒有人來聽的你輕輕說就是了女待詔道這寶環
珠鋼不是別人送你的那遼王宗幹第二世子見
做當朝右丞領行臺尚書省事完顏迪古老爺央我
送來與你的貴哥笑道那完顏老爺不是那白白淨
淨沒鬚鬚的俊官兒麼女待詔道正是那俊俏後生
官兒貴哥道這到希奇了他雖然與我老爺姓來不

言出如山
老妻于原
有誌氣

還是人情體面上走動既非府中族分親戚又非通家兄弟並不曾有杯酌往來若說起我一面也不曾相見他如何肯送我這許多首飾女待詔道說來果忒希奇忒好笑我若不說便不是受人之託終人之事我若輕輕說出來連你也喫一個大驚貴哥笑道果是恁麼事情你須說個明白女待詔纔定了喘息低了聲音附着貴哥耳朵說道數日前完顏右丞在街上過恰好你家夫人立在簾子下面被他瞧見了他思量要與你夫人會一會兒沒個進身的路頭打聽得只有你在夫人跟前說得一句話故此央我拿

這寶環珠劍送與你要你做個針兒將線引你說希
奇也不希奇好笑也不好笑貴哥道癩蝦蟆躲在陰
溝洞裏指望天驚肉突忒差做夢了夫人好不兜搭
性子侍婢們誰敢在他跟前道個不字莫說眼生面
不熟的人要見他就是我老爺與他做了這幾年夫
妻他若不喜歡時等閒不許他近身怎麼完顏右丞
做這個大春夢來女待詔道伏你這般說大事成不
得了我依先拿這環劍送還了他兩下撒開省得他
來絮聒那貴哥口裏雖是這般回復恰看了這兩雙
好環劍有些厭黃地黑心下不割捨得還他便對女

待詔道你是老人家積年做馬泊六的主子又不是
少年媳婦不曾經識事的又不是頭生兒爲何這般
性急凡事須從長計較三思而行世上那里有一鐵
橋個井的道理女待詔道不是我性急你說的話沒
有一些兒口風教我如何去回復右丞不如送還了
他這兩件首飾倒得安靜貴哥道說便是這般說且
把這環釧留在我這里待我慢慢地看戲個方便時
節纔探一個消息回話你若有一線門路我便
將這物件送了夫人你對右丞說另拿兩件送我何
如女待詔道這個使得只是你須要小心在意緊差

清夜思
風月逼人
此夫人獨
景傷懷小
妮子也

緊做不可丟得，冰洋了。我過兩三日，就來討個消息。
好去回復。右丞說畢，叫聲聒噪去了。貴哥便把這東西
放在自己箱內，暗與算計，不敢提起。一夕晚月明，
如畫，玉宇無塵。定哥獨自一個坐在那軒廊下，倚着
欄杆看月。貴哥也上前去，站在那里，細細地瞧他的
面龐，果是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
是眉目之間，覺道有些不快活的意思，便猜破他的
心事八九分。淡淡的說道：「夫人獨自一個看月，也覺
得淒涼。何不接老爺進來，杯酒交歡，同坐一看，更熱
鬧有趣。」定哥皺着眉头，道：「從來說道：人月雙清，我獨自

坐在月下，雖是孤另，還不幸負了這好月。若按這賸濁物來舉盃邀月，可不被嫦娥連我也笑得俗了。貴哥道：夫人在上，小妮子蒙恩擡舉，却不曉得怎麼樣的人，叫做趣人。怎麼樣的，叫做俗人。定哥笑道：作是也不曉得。我說與聽你，日後揀一個知趣的，纔嫁他。若遇着那般俗物，寧可一世沒有老公，不要被他污辱了身子。貴哥道：小妮子望夫人指教。定哥道：那人生得清標秀麗，個個儼脫酒儒雅文墨，識重知輕，這便是趣人。那人生得醜陋鄙猥，粗濁蠢惡，取憎討厭，纔是不潔。這便是俗人。我前世裏不曾栽修得，如今

貴哥大是
妙口說事
和平冷中
看熱似慢
而實然

緣了這個濁物。那眼稍裏看得他上到不如自家看
看月。倒還有些趣。貴哥道：小妮子不知事故。聞夫人
比如小妮子，不幸緣了个俗丈夫，還好再尋个趣丈
夫麼？定哥哈哈的笑了一聲道：小妮子倒說得有趣。
世上婦人，只有一个丈夫。那有兩個的理？這就是偷
情不正氣的勾當了。貴哥道：小妮子常聽人說有偷
情之事，原來不是親丈夫，就叫偷情了。定哥道：正是。
你他日嫁了丈夫，莫要偷情。貴哥帶笑說道：若是夫
人包得小妮子，嫁得个趣丈夫，又去偷什麼情？儻或
像了夫人，今日眼前人不中意，常常討不快活，又不

如背地裏另尋一個清雅文物知輕謔重的與他情地往來也曉得人道之樂終不然人生一世一生一秋就只管這般悶昏昏過日子不成那見得那正氣不偷情的就舉了節婦名標青史定哥半晌不語方纔道妮子禁口勿得胡言恐有人聽得不當穩便貴哥道一府之中老爺是主父夫人是主母再無以次做得主的人老爺又越常不在府中夫人就真个有些小動作誰人敢說个不字况且說話之間何足爲慮定哥對着月色歎了一口氣欲言還止貴哥又道小妮子是夫人心腹之人夫人有甚心話不要瞞我

定哥道你方纔所言我非不知只是我如今好似箭中之鳥就有此心眼前也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人空費一番神思了假如我眼裏就看得一個人中意也沒個人與我去傳消息他怎麼到得這裏來貴哥道夫人若果有得意的人小妮子便做个紅娘替夫人傳書遞柬怎麼夫人說没人敢去定哥又迷迷的

笑一聲不答應他貴哥轉身就走定哥叫住他道你往那里去莫不是你見我不答應心下著了忙麼我是不是答應只笑你這小妮子說話倒風得有趣貴哥道小妮子早間拾得一件寶貝藏在房裏要去

拿來與夫人議一議。寶定哥道：「怎麼寶貝那里拾得來的？我又不是識寶的。」三叔公貴哥也不回言，忙忙的走回房中，拿了寶環珠釧遞與定哥道：「夫人這兩件首飾，好做得人家的聘禮麼？」定哥拿在手裏看了，一回道：「這東西那里來的？果是好得緊，隨你怎麼人家丁聘，也沒這等好首飾。」落盤際，非是皇親國戚，駙馬公侯人家，纔拿得這樣東西出來。你這妮子如何有在身邊寶實的？說與我聽。」貴哥道：「不敢瞞夫人說，這是一個人，央着女待詔來我府裏做媒，先行來的。聘禮定哥笑道：「你這妮子，真个害風了，我無男無女，

又沒姑娘小叔女待詔來替那個做媒貴哥道他
不說男說女也不說姑娘小叔他說的媒遠不遠于
里近只在目前定哥道難道女待詔來替你做媒貴
哥道小妮子那得福來消受這寶環珠釧定哥道難
道替侍女中那一個做媒不成算來這些妮子一發
消受不起了貴哥道使女們如何有福消受這件只
除是天上仙姬瑤臺玉女像得夫人這般人物纔有
福受用他定哥笑道像你這般說我如今另尋一個
頭路去做新媳婦作與女待詔做個媒人你這妮子
做個從嫁兒貴哥跪在地上道若得夫人作成女侍

四夫人許
多微作反
Y頭許多
既注

諒小妮子情願從嫌夫人宅哥又嘻嘻地笑了一聲
把貴哥打一掌道我一向好看你你今日真真害風
說出許多風話來倘若被人聽見豈不連我也沒了
體面貴哥道不是妮子胡言亂道真真實實那女待
詔拿這禮物來聘夫人定哥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勃
然怒道我是二品夫人不是小戶人家孤孀殘婦他
怎敢小覷我把這樣沒根蒂的話來後落我明日對
老爺說着人去拿他來拷打他一番也出這一口氣
貴哥道夫人且莫惱怒待小妮子悄悄地说出來聞
夫人一場好笑俗語云不說不笑不打不罵只怕小

妮子說出來。夫人又笑。又叫定哥一向是喜歡貴哥的。大凡有事發怒見了貴哥就解散了。何況他今日自家的言語唐突怎肯與他計較。故此順口說道。你說我聽那一腔怒氣直走到瓜哇國去了。貴哥道。幾日前頭有一個尚書右丞打從俺府門首經過。瞧見夫人立在簾子下面。生得嬌婉美豔。如毛嬙飛燕一般。他那一點鬼靈兒就掉在夫人身上。歸家去整整欣昏迷痴想了兩日。再不得爽快。巧兒遇見夫人。因此上托這女待詔送這兩件首飾與夫人求夫人再見一面。夫人若肯看覷他。便再在簾子下與他一見也。

好收他這兩件環釧。這个右丞就是那完顏建古。
心性不
貪利法

好收他這兩件環釧。這个右丞就是那完顏建古。
好不生得聰俊。酒落極是有福分的官兒。算來夫人
也曾瞧見他來。定哥回喚作喜道。莫不是常來探望
老爺的那少年官兒麼。生得到也清俊文雅。只是這
个人心性是不常的。貴哥哈哈的笑道。從來相面的
先生與人對坐着半日。從頭看到脚下。又相手摸腰。
還只知面不知心。夫人略瞧右丞一瞧。連心都瞧見
了。豈不是兩心相照。定哥道。丫頭莫要壞我。且問你
那女待詔怎麼樣。對你說你怎麼樣。回話那女待詔。
貴哥道。那女待詔是個老作家。恐怕一句說出來惹

是非到了身上便伸進吐出團團團團連連地說將來我說老婆子你不消多說了以定是有那個人兒看上了我家夫人你思量做個馬百六何苦扯扯拽拽排佈這個大套子那女待詔便拍手拍腳的笑起來說道好個乖乖姐姐像似被人開過聰明孔了一猜就猜着被小妮子照臉一口啐唾罵他道老虔婆老花娘你自沒廉耻被千人萬人開了聰明孔纔學得這篋頭生意我是天生天化踏着尾耙頭便動的那個和你這虔婆取笑那女待詔道好姐姐你不須發惱我不過是越口取笑你難道你這般決烈索性

的姐姐身邊就肯添个影人兒。小妮子道：「你這般說，且饒你去，不許在此胡纏。」那女待詔又道：「我特持爲着大人來，被你搶白這一頓，怎麼教我就去了？你且把夫人平日的性格說說我聽。我是勞面相，聞聲相，搖骨相，麻衣相，達磨相，一下裏就知道他的心事了。」小妮子便道：「若問別樣心事，我實實不曾曉得。若說我夫人正色治家，嚴肅待衆，見我們一些笑客，也是沒有的。誰敢在他跟前把身子側立立兒？那女待詔道：「若依這般說，就恭喜賀喜我這馬六穩穩地做成了。」小妮子道：「你這般胡嘲亂講，莫不惹得打下截。」

來他道我是依着相書上相來的小妮子道相書上
那一本有如此說話他道俗語說得好嬉嬉哈哈不
要惹他臉兒很狠一問就肯定哥正呷着一口茶聽
見貴哥這些話不覺笑了。一聲噴茶滿面罵道這虔
婆一味油嘴明日叫他來打他幾個耳聒子纔饒他
說罷話時簾櫳已盡織女橫斜漏下二鼓矣貴哥伏
侍定哥歸房安置就問道這兩件寶貝放在那裏好
定哥道且放在我首飾箱內好好鎖着貴哥依言收
拾不題恰說貴哥得了定哥這個光景心中揣定有
八九分穩當事也安眠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定哥在

說評話人

卷之十

粧間梳裏貴哥站在那里伏侍他看見他眉展欣欣
比每日歡喜的不了便從傍插一嘴道夫人今日何
不着人去叫那虔婆來打他一頓定哥笑道且從容
那婆子自然來貴哥道不是小妮子性急實是氣那
老虔婆不過定哥道當怒火炎惟恐水制你不消性
急貴哥又悄悄道大凡做事只該一促一成倘或夜
長夢多這般一個標致人物被人接上了那時便遲
了定哥道他自標致要他做怎麼貴哥道不是小妮
子多言老爺常常不在家夫人獨自一個頗是凄冷
小妮子又要溺尿耐不得夫人的脚待這標致人來

替夫人辦一罐也。強如冬天用湯、夏天用竹夫人。定哥道：「丫頭多嘴，我不要你管。」貴哥道：「小娘子，夫人揀舉，故替夫人就憂。怎麼說个管着夫人？定哥也不答應他的說話，向身邊鈔袋內摸出十兩一錠的銀子，遞與貴哥，道：「我把這銀子賞賜你，拿去打一雙鐲兒，戴在臂膊上，也是伏侍我一場，思念你不可。」眾人知道，貴哥叩頭接了銀子，對定哥道：「一絲爲定，萬金不移。」夫人既酬謝了媒婆，媒婆即着人去尋女婿，待詔約。那人晚上到府中來，定哥掩口胡盧道：「貴花女見做媒，自身難保，世間那有未出嫁的媒婆？」

有此婢子
那得不壞

哥道：皮婆也是女兒身，難道女兒就做不得皮婆？定哥又笑道：你說話真個乖巧好笑，只是人生路不熟，羞答答的怎好去約他？貴哥道：別的事怕羞，這事兒只有小妮子女待詔知道，怕恁麼羞俗語道得好：羞一羞，抽一抽，羞兩羞，抽兩抽，只顧羞，只顧抽，若不羞，便不抽。定哥道：好女兒，你怎麼學得這許多鬼話兒？在肚裏兩個一遞一句說得梳粧事畢，貴哥便走到廳上，分付當直的去叫女待詔來。夫人要篋頭紋面，當直的道：夫人又不去燒香，赴筵席，為何要紋面？貴哥道：夫人面上的毛，可是養得長的，你休多管閑。

過天

事當直的道少刻女待詔來，姐姐的毛一發夾他，發一絞省得養長了，揷着地，實高啐了一聲進裏面去了。不移時，女待詔到了，見過定哥，定哥領他到粧閣上去，篋頭只叫貴哥在傍伏侍，其餘女使一個也不許到。閣兒上來，女待詔到得粧閣上頭，便打開家伙，包兒把篋箕一個個擺列在卓子上，恰是一個大梳，一個通梳，一個掠兒，四個篋箕，又有剔子剔帚，一雙簪子，共是十一件家伙，纔把定哥頭髮放散了，用手去前前後後，左邊右邊，藉酸摸索，捏了一遍，纔把篋箕篋上兩三篋箕，貴哥在傍把嘴一努，那女待詔就

如其意。顏口見開科。說道夫人頭垢氣色及時主有喜事臨身。貴哥揷嘴道。應在幾時得喜。女待詔道。只在早晚之間。主有非常喜慶。定哥道。朝廷沒有覃恩。我又不討封贈。有甚麼非常的喜事。女待詔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揷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纔是活寶。若說起人時。府中且是多得緊。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說怎麼活寶不活寶。女待詔道。人有幾等。人物有幾等。物實有幾等。實活也有幾等。活你這姐姐。只好躲在大人跟前。拆白道緣。喝五吆三。那曾見希奇的活寶來。定

哥心中雖是熱燥得緊，只是口裏說不出來。貴哥又問女待詔道：「你今日來篋頭，還是來獻寶？」定哥便把女待詔推了一推，道：「小妮子多嘴饒舌，你莫聽他賣。」哥便向女待詔，聽了一聲。女待詔道：「要活寶時，儘有。」只怕夫人不用。貴哥道：「夫人正用得着。」這活寶定哥道：「還不噪聲，誰許你多說？」貴哥道：「我站在此，禁不住。」我且站遠些。一個說罷，洋洋的走過一邊。定哥便道：「婆子，我且問你，那人幾時見我來？」有恁話對你說。你怎麼大膽，就敢替他來誘騙我？」女待詔道：「夫人勿罪。」待老婆子細細告訴夫人。這個月那一日，夫人立在

朱簾下邊懸着那粧來的人，恰好說的那人，打從府門過，看見夫人容貌，便歎道：「天下怎麼有這等一個美人，倒被別人娶了去，豈不是我沒福？」定哥笑道：「這不是那人沒福，貴哥聽得又走來，揀嘴道：『不是那人沒福，是誰沒福？』」女待詔道：「是我婆子沒福。」貴哥道：「怎麼是你沒福？」女待詔道：「若是夫人不曾出閣，我去對那人說，做上一頭媒，豈不撰那人百十兩媒錢？貴哥道：『夫人倒肯作成你，撰百十兩銀子，只怕那人沒福受。』」享着夫人，定哥道：「他演天漢官居右相，那里少金釵十二，粉黛成行，說他沒福，看來，倒是我沒福。」

待詔道夫人乾淨設得人只是那人情重眼睛裏不
輕意看上一個人夫人如何得沒福一邊說一邊搖
頭三個人說得大笑般熱竟沒了一些避忌這定哥
歡天喜地開箱子取出一套好衣服十兩雪花銀賞
與女待詔道婆子今日覓得頭好權賞你這些東西
我日後還要重重酬你女待詔千恩萬謝收藏過了
纔附着定哥耳朵說道請問夫人還是婆子今日去
約那人來還是明日去約他定哥面皮通紅答應不
出貴哥道老虔婆作事顛倒說話好笑今日是一個
黃道大吉日諸樣順利的況且那人教日前就等

的回復他心裏好不急在那裏你如今忙忙去約他
晚上來他還等不得日落西山月升東海怎麼說個
明日定哥笑道痴丫頭你又不曾與那人相處幾時
怎麼連他的心事先瞧破來貴哥道小妮子雖然不
曾與那人相處恰是穿鐵草鞋走得人的肚子過完
哥又冷笑了一聲低頭弄着裙帶子女待詔道婆子
如今去約那人夫人把恁麼物件爲信貴哥將定哥
一枝鳳頭金簪拿在手中遞與女待詔那替兒有何
好處

葉子金出自異邦色欺火赤細抽絲攢成雙鳳狀

若天生頂上嵌貓兒眼，閃一派光芒，衝霄耀日，口中銜金剛鑽，垂兩條珠結，似舞如飛，常綰青絲，好像烏雲中赤龍出現，今戴翠袖，宛然九天降丹詔，前來這女待詔，將着這一件東西，明是消除孽障，救苦天尊，解散相思，五瘟使者。

貴哥把簪兒遞與女待詔道：「這個就是信物了。」定哥笑道：「這妮子好大膽，擅動我的首飾。」貴哥笑道：「小妮子頭一次大膽，望夫人饒恕則個。」定哥道：「饒你，饒你。」女待詔歡天喜地，接着簪兒，出門一徑跑到海陵府中，海陵正坐在書房裏，面女待詔便走到那里，朝着

海陵道老爺恭喜老爺賀喜海陵道我託你的事如今已是七八日了我正在此惱你你今日來賀怎麼喜女待詔道老婦人如今不做待詔了是一個熾定三秦扶炎劉的韓信臨潼問寶尊周室的子胥懷揚令青兵符來救那困圍城的烈丈夫怎麼還說個惱字海陵欣欣然道早知你幹成了功勞却是錯怪了也那女待詔把前前後後的話細細陳說了一遍纔向袖中取出那同心結的鳳頭簪兒遞與海陵道這便是皇王令青大將兵符一到即行不許遲滯歡喜得那海陵滿身如蟲鑽虱咬皮燥骨疼坐立不牢道

這事虧着你了，只是我甚麼時候好去從那一條路
入脚。女待詔道：黃昏時候，老爺把幅巾籠了頭，穿上一
件緇衣，只說夫人着婆子請來宣卷的尼姑，從左
角門進去，萬無一失。海陵笑道：這婆子果然是智賽
孫吳，謀欺陸賈。連我也走不出這個圈套了。忙取銀
二十兩賞他。女待詔道：前日送與貴哥的寶環珠釧，
貴哥就送與夫人作聘禮了。老爺今晚過去，須索另
尋兩件去送與他。海陵道：環兒釧子，我還有兩對，比
前日的更好。原留着送夫人的。夫人既收了那兩對，
我晚上另帶這兩對去送與他。你須先和他約會一

偏端正後頭好常常來往女待認應允去見定哥把
海陵的說話回復了一遍定哥滿面堆下笑來叫貴
哥送他出門囑付道師父早些來女待認一頭走悄
悄地對貴哥說完顏老爺再三囑謝你說晚上另有
環兒釧子送你比前日又好你須要溫存熱惜他不
要只推在夫人身上貴哥啐了一聲道好一个包前
包後的馬百六兩下散去看看天色晚了定哥便分
付前後關門男婦各歸房去大小侍婢俱各早早歇
息不許束穿西走只留貴哥一个在房伏侍不覺誰
樓鼓聲遠寺鐘鳴道海陵歸了徒單夫人一个從人

也不帶着獨自一個走到女待詔家中敲門叫道待
詔在否只見女待詔提了一盞小燈籠走將出來開
門看見海陵黑魃魃的獨自立在街上便道請進來
坐坐去海陵道這是什麼時候了還說坐坐女待詔
道譬如他那里還不相架子怎的這般性急海陵笑
一聲拽了手就走女待詔道放尊重些不要連婆子
也取笑兩個捉着這盞小燈籠遮遮掩掩走到烏帶
府衙角門首輕輕敲上一下那裏面走出一個丫鬟
也拿了一碗小紗燈兒迎門相叫海陵走進門去丫
鬟便一地裏拾上了門女待詔扯扯海陵道顏師父

這个便是貴哥哥姐姐海陵聽了女待詔話便于揖其
揖謝了貴哥又在袖子裏取出兩雙環共銅與他道
屢勞姐姐費心這物件權表寸心望姐姐勿嫌輕薄
女待詔從傍攬掇道老爺仔細看一看不要錯認了
若論這般一个好姐姐就受老爺這聘禮也不爲過
海陵笑道原蒙姐姐錯愛纔敢唐突若論小生這般
人物豈不辱莫了姐姐女待詔道老爺不必過謙姐
姐不要害怕你兩個何不先喫個合卺杯見海陵道
婆婆說得極是只是酒在那里杯兒在那里女待詔
辭着他兩個的頭道好個不聰明的老爺杯兒就在

嘴上好酒就在嘴裏你兩個香噴噴美甜甜受一個
 嘴就是合盃盃了海陵道果是小生呆蠢見不到此
 便接着貴哥哥要與他做嘴那貴哥哥扭頭扭頸不肯願
 從被海陵搖臂抱住左湊右湊貴哥哥不過只得做
 了個肥嘴海陵就用出那水磨的工夫頓啞咬咬多
 時還不放鬆女待詔笑道好姐姐酒便少喫些莫要
 貪盃喫醉了撒酒風海陵便照女待詔肩膊上拍一
 下道老虔婆一味胡言全不理論正事三個人說說
 道道走到定哥房中只見燈燭輝煌盃盤羅列珍羞
 畢備水陸兼陳恰便似會親見禮男男女女開新粧

不別底

慶喜芳筵色色般般堆美品海陵近前下拜定哥悅
忙答禮分賓主坐下女待詔道今日該坐牀撒幃你
兩個又不是親家翁如何對面坐着拖定哥過來坐
在海陵身邊貴哥嘻嘻地笑道你後做媒婆又做接
扶婆了海陵道這個叫做一當兩大家免思想他兩
個並肩同坐一遞一盃席前各叙扣慕之意女待詔
坐在旁邊左斟右勸貴哥捧着酒壺立在椅子背後
看他們調情開口覺得臉上熱了又冷冷了又熱約
莫酒至半酣女待詔道歡娛夜短寂寞更長早結同
心莫教錯過便收拾過酒肴几案揀上了門關自和

貴哥去睡了。他兩個携歸羅帳。各逞風流。解扣輕摹。卸衣交頸。說不盡百媚千嬌。竟飛鬼蕩。正是

春意滿身扶不起

一雙蝴蝶逐人來

顛倒約有所個更次。還像膠一般不肯放開。兩個狂得無度。方纔合眼安息。那女待詔也舒舒的睡着。不醒。只有貴哥一個。聽他們一會。又走起來。睽他們一會。耳聞目擊。這許多侮弄的光景。弄得沒情沒緒。輾轉無聊。眼也合不上。看看簾櫳上。鐘鳴漏盡。画角高吹。貴哥只得近前。叫道。雞將鳴矣。請早起身。以圖再會。海陵從意夢中。爬起來。披衣就走。定哥也披了。

衣服要送海陵海陵叫他將息不要他起來定哥分付貴哥好好送爺出去你就進來貴哥便掌了燈悄悄地一重重開了門送海陵海陵走得幾步見側邊一間廂房淨蕩蕩沒有人便攙住貴哥求歡貴哥道大人極是疑心重的我進去得遲他豈不怪海陵道你是有功之人夫人也要酬謝你的定不作酸一頭說一頭就抱了貴哥走進廂房恰好有舊椅子一張靠着壁邊海陵就那椅子上與貴哥行事原來貴哥年紀只得十五六歲烏帶雖是看上他幾番要偷摸他怕着定哥不曾到手他只覷見定哥與海陵這般

恩愛只道怎地快樂所以欣然相就。不道初時如此疼痛連聲告饒海陵亦愛惜他不敢恣意却又捨不得放手摩弄多時纔出角門而去却說定哥見貴哥送海陵去許久不轉疑有別事忙忙的潛踪躡足立在角門裏等他。見他慢慢地轉來便將身子影在黑地裏聽他說些甚話只見他一路問門口裏喃喃的說道這樁事有甚好處却也當一件事去做他真是好笑。一頭說一頭笑望房裏走只道沒人聽見不料定哥影着身子跟着他走到房裏轉身去開房門纔看見定哥立在房門外嚇了一跳羞得當不得定哥

扶他起來道：你和他幹行好事，我都照見了。貴哥道：並不幹甚麼事，定哥道：你賴到那里去？若是別一個，我實是容不得。他是你引進來的，果然不比我那濁物。如今正要和他來往，難道倒多你不成？只是你日後不要借我的先頭。貴哥道：小妮子安敢借先？只望夫人饒恕，說與大家歡歡喜喜，坐到天明不題。從此以後，海陵不時到定哥那里通宵作樂。貴哥和定哥兩個就像姊妹一般，不相嫌忌，漸漸的侍女們也都知道，只是不敢管他閒事，所不知者烏帶一人而已。光陰似箭，約摸着往來有數個月，海陵是漁色的人。

又尋着別個主兒去弄。有一程不到，定哥這裏，這
定哥偷垂淚眼，懶試新粧，冷落淒涼，埋怨懊悔。叫貴
哥着人去尋女待詔，要他寄個信兒與海陵，催他再
來。那女待詔又病倒在牀上，走來不得，定哥捺不住
那春心，鼓動慾念，牢騷過一日，有如一年。見了烏帶，
就似眼中釘一般，一發惹動心中煩惱，没法計較。家
奴中有個閻乞兒，年紀不上二十，且是生得乾淨活
脫。定哥看上了他，又怕貴哥不肯，不敢開言。湊着貴
哥往娘家去了，便輕移蓮步，獨自一個走到廳前，只
做叫閻乞兒分付說話，就與他結上了私情。怎見得

一个是幽閨乍曠，一个是女色初侵。幽閨乍曠，有如餓虎擒羊；女色初侵，好似蒼鷹逐兔。鴛鴦枕上，羅襪縱橫；翡翠衾中，雲鬟散亂。定哥許多欲爲之興趣，此際方酬。乞兒一段磨戰之精神，今宵畢露。惟願同心天地老，何妨暮暮與朝朝。

如此往來，非止一夜。一日貴哥回來，看見定哥容顏不似前番愁悶，便問那人。是幾時來的？定哥道：那人何曾肯來？不是跳槽，決是奉命往他方去了。我日夜在此想你，怨你。你爲何今日纔回？貴哥道：夫人如何

是想我如何是怨我。定哥道：虧你引得那人來，這便是想你，那人如今再不來，這便是怨你。貴哥見定哥這樣說話，心中有七八分疑惑，只是不敢問，停不幾時，定哥叫貴哥到房中，要對他說些甚麼話，却又臉紅了，不說，半吞半吐的，束住了嘴。貴哥立了一會，只得問道：夫人叫喚小妮子來，畢竟要分付些話，怎的又不開口？定哥歎口氣道：你去得這幾日，我惹下一樁事在這裏，要和你商議。故此叫你來，及至你到我跟前，我又說不出了。貴哥道：夫人平日沒一句話，不對小妮子說的，怎麼今日這樣含含糊糊？定哥道：我

不好說得我受了乞兒的虧。貴哥道：「乞兒不過是抄化無賴的人，受了他虧。夫人若肯饒他，便不打緊。若不肯饒他，着當直的送到五城兵馬司打你一頓板子，重重的枷示他兩三個月，就出氣了。」定哥道：「不是這個乞兒，所以要和你計較。一個長便，貴哥道不是這個乞兒，却是那個乞兒？」定哥道：「是家中的閻乞兒。」貴哥道：「若是閻乞兒，衝激了夫人，一發好懲治的了。夫人自己不耐煩打他，也不消送官府，只待老爺回來，着着實實的打他幾百，趕逐他離了府門就勾了。有恁麼長便，短便要計較得？」定哥附着貴哥的耳

柔道不是這般說話。數日前我被閹乞兒強姦了，不
 好對別個說得，只等你回來，和侯爵談一柄長便首。
 哥笑道：府中規矩從來不許男子擅入中堂，便是那
 人來，也有個女侍詔候牽頭。小姐子做脚力，纔走得
 進來。這狗才怎的敢闖進繡房？強姦夫人，真是夫人
 受虧了。這狗才的膽不知是怎麼樣大的，但不知他
 是日間闖來的，是夜間闖來的？定哥的脸紅了，又白
 白了，又紅羞慙滿面道：不瞞你說，是夜裏進來的。貴
 哥笑道：據夫人說來，是和姦，不是強姦了，不要說乞
 兒有罪，連夫人也有個罪了。定哥道：我睡著在牀上，

見其子後
初入神

不知他怎地走將進來把我嚇了半死哥笑道這狗才
倒是個啄木鳥定哥也笑道他怎的是個啄木鳥貴
哥道小妮子問得那啄木鳥把尖嘴在那樹上盡了
幾畫搖了幾搖那樹木裏頭的蠹虫兒自然鑽出來
等這鳥兒喫夫人的房門謹謹拴上的房中又有侍
妾們相伴着不知這狗才把甚的在夫人門上畫得
幾畫搖得幾搖夫人的房門就自開了豈不是個啄
木鳥定哥笑道好姐姐你又來取笑我實實與你說
那人許久不來我心裏着實怨他你又不在家中沒
有一個知我心的我冷落不過故此將就容納了乞

兒你如今既回來，我就斷絕了他，再不許他進來。就是貴哥道：「肅停律法和姦也合杖開。」夫人道：「說話正合着律法，但憑夫人自家裁處，只怕那重兒不肯罷。」又要鑽出來湊着他，兩個正在說話，當直的報說：「烏帶回來。」大家驚得面如土色，忙忙出去迎接，不在話下。當時定哥雖對貴哥說了這一番，心中却不捨得斷絕乞兒。依先暗暗地趕着空兒幹事，只不敢通宵作樂。貴哥明知其事，也只做不知，不去參破他。婢中有個小底藥師奴，一日撞過定哥和乞兒在新廊下說話，跑來告訴貴哥。貴哥叮囑他：「他不要多管。」

夫人責罰故此小底蔡師奴也不對人說乞兒常宜
來撩撥貴哥要圖貴哥打做一家貴哥只是不理他
一日乞兒張着眼錯把貴哥一把接住了要咬嘴被
貴哥罵道你這狗才身上惹下了凌遲的罪兒還不
知死活又來撩我我說出來時只怕你這狗才死無
葬身之地那乞兒喫了這一場拾白暗暗對定哥說
纔絕了這個念頭再不敢來詭弄貴哥後來海陵即
了大位烏帶還做崇義節度使每遇元會生辰使家
奴葛魯葛溫請開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兩官太
后起居海陵一見貴哥就想起昔日的情意因貴哥

傳語定哥。道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
我。當以汝爲后。貴哥歸。其以梅陵言告定哥。定哥笑
道。少時惡事已可取。今兒女已成立。豈可更爲此
事。以貽兒女羞。蓋與聞乞兒相得。不忍捨之也。海陵
聞其言。又使人對定哥說。道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
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答補爲辭。說彼常侍其
父。無隙可乘。海陵即召烏答補爲符寶。祇候定哥與
貴哥商議。道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酒醉。令家奴葛魯
葛溫。縊殺烏帶。時天德三年七月也。烏帶死。海陵僞
爲哀傷。以禮厚葬之。使小底藥師奴傳言。定哥告以

新之意定哥將行賁哥爲從小底藥師如輩之口
夫人行矣聞乞兒何以爲情定哥懼其洩于海陵也
以奴婢十八口賂之使無言與聞乞兒私事定哥入
宮海陵冊爲娘子貞元元年封貴妃大愛幸許以爲
后賜其家奴孫梅進士及第海陵每與定哥同輦游
瑤池諸妃步從之聞乞兒以妃家舊人得給侍本位
後海陵嬖倖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
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嗚呼求去詛罵海
陵海陵佯爲不聞而去定哥益無聊賴欲復與乞兒
通乃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謹

婦人亦知
故稱化則
有智耶

卷之三

卷之三

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見
于宮中恐聞者察其隱乃先令侍兒以大篋盛裏衣
其中遣人載之入宮聞者索之見篋中皆裏衣聞者
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聞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
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聞之聞者惶懼耳死罪請後
不敢再視定哥乃使尼以大篋盛乞兒裁入宮中聞
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定哥得志情歡諱
喜出望外然樂不可極不得已使衣婦人衣雜諸侍
婢抵暮混出貴哥聞其事以告海陵海陵乃繼死定
哥搜捕乞兒及比丘尼皆伏誅封貴哥華國夫人小

底藥師奴以匿定哥嘉事杖百五十後亦賜死龐妃
石哥者定哥之妹祕書監文之妻也海陵與之私欲
納之官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
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
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
一妻殺其身乎愚痴諒不至此文不得已乃與石哥
相持慟哭而別是時海陵至中都迎石哥于中都納
之一日海陵與石哥坐便殿召文至前指石哥問道
卿還思此人否文答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
是路人微臣豈敢再萌邪思海陵大喜道卿爲人大

忠厚乃以廼輦阿不之妻擇特懶償之使爲夫婦及
定哥繼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爲昭儀正
隆元年封柔妃二年進封麗妃昭媛察八者姓耶律
氏嘗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聞其美強納之封爲昭
媛以蕭堂古帶爲護衛察八見海陵嬪御甚多每以
新歡間阻舊愛不得已勉意承歡而心實戀戀堂古
帶也一日使侍女以軟金鵝鶉袋于數枚題詩一首
遺蕭堂古帶詩云

一入深宮盡日間

思君欲見淚關珊

今生不結鴛鴦帶

也應重過望夫山

堂古帶得之懼，稱及已，謁告往河間驛，無何事覺。海陵召問之，堂古帶以實聞。海陵道：「此非汝之罪也。」罪在思汝者，吾爲汝結來生緣。乃登寶昌樓，手刃寮人墮樓下死。諸后妃股候，莫能仰視，并誅侍女之遺恨。金鵲鵲袋者，海陵殺諸宗室，擇其婦女之美者，皆欲納之宮中，乃諷宰相道，朕嗣緒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徒單貞以告蕭裕。蕭裕道：「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耶？」徒單貞以其語復海陵。海陵道：「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已意諷蕭裕，必欲裕等請行此事。貞不獲辭，乃對裕。」

說道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禍將及矣。肅祐道強不肯已。惟上擇一人納之。從軍貞道。必須公等白之。裕知不可止。乃具奏。遂納秉德弟紇里妻高氏。宗本子莎魯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又納叔魯國王子宗敏妻阿懶于宮中。貞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居近尊行不可。乃令阿懶出宮而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邪魯瓦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又宋王宗望女壽寧縣主什古。梁王宗弼女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宗雋女師姑兒皆海陵從妹也。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傳宗本

女也。爲海陵再從姊妹。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展妃
 妹蒲魯胡只皆有夫。惟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即使
 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內中莎里
 古真色最美而善淫。高師姑對他說道。上之好美色。
 汝所知也。汝之美。主上能舍汝乎。主上于汝爲再從
 姊妹。出閣之日。服制無矣。相遇猶路人然。汝曷不入
 侍于上。以博恩寵。莎里古真笑而從之。入見海陵。海
 陵幸之。竭盡精力。博得古真一笑。次日以其夫撒速
 近侍局直宿。海陵謂撒速道。爾妻年少。過爾直宿不
 可。今宿于家。當令宿于妃位。撒速默然不敢出一語。

每召古真入海陵，必親伺候于廊下，立久不至，則坐于高師姑膝上，以望之。高師姑道陛下尊爲天子，猶御滿前，何勞苦如此？海陵笑道：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乃可貴也。莎里占真一至，則捧惜憐持，無所不用其極，惟恐古真之不悅已。然古真在外，頗恣淫佚，恃寵箝決其夫，其夫亦不能制。見官之尊貴，人之有才者，及美貌而饒於淫具者，必招徠之，與之交合，不以爲耻。海陵聞之，大怒道：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豎富傳岸過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莎里占

加恩之
恩而沙里
古而玩弄
之有存不
邪而時
百天幸也

真恬不爲意嘻嘻的道我只笑爾無能耳海陵又大
怒遣之出宮後復思之屢召入焉其妹餘都牌印鬆
古刺妻也海陵嘗私之謂之曰汝貌雖不揚而肌膚
潔白可愛勝莎里古真多矣餘都恚曰古真既有貌
陛下何不易其肌膚作一全人海陵道我又不是開
羅天子安能取彼易此餘都道從今以後妾不敢復
承幸御矣海陵慰之曰前言戲之耳汝毋以我言爲
實而生怨恚也進封壽陽縣王出入貴妃位又使內
司召什古出入昭妃位什古者將軍瓦刺哈迷妻也
瓦刺哈迷體軀偉幹長九尺有奇力能扛鼎氣可吞

牛一夕常淫二三經不則滿身抽掣聲然必提掇重
物以洩其氣每與什古交合什古輒嬌頭陷時顯目
欲死後因瓦剌哈達役征陣亡什古不計寡居遂與
門下少年相通恨不轉意少年乃覓淫藥傳之通宜
不倦什古笑道今日差強人意後有知之者遂嘲少
年爲差強人以笑海陵聞什古之首歸也遂使內哥
傳語什古道爾風源味宕冠絕一時然沉溺下僚未
見風派元帥豈不虛負先生主上賜尊九五係出大
僚爾何不獨當一隊分沾雨露以自快乎什古笑道
主上雖雄謀不能敵瓦剌哈達之半况且後宮森列

何必召妾、內哥道、主上屬意尔久矣、爾若不住、恐上
怒不測、什古不得已、乃入宮焉、海陵乘其未至、先于
小殿煖位、置琴阮其中、什古來朝、見禮畢、海陵携其
手、坐于膝上、謂琴撫阮以悅其心、進封昭寧公主、適
檢洞房春意一冊、戲道、朕今宵與汝、將此二十四勢
次第試之、什古笑道、陛下既欲挑戰、妾敢不爲應、兵
海陵未盡其勢之半、意欲少息、什古抱持道、陛下可
謂善戰矣、第恨其少弱耳、海陵慙然道、瓦剌哈迷之
具何如、什古道、大異于是、海陵不悅道、汝齒長矣、汝
色衰矣、朕不棄汝、汝之大幸、何得云爾、什古嫵媚而

罷翌日出宮，潛以其狀對少年，說道：帝之交合，果有傳授，非空搏也。少年不謹，以其語洩之于人，人笑謂少年道：帝今作差，強人矣。奈刺忽者，蒲只哈刺赤女也。修美潔白，見者無不噴噴。及笄，嫁于節度使張定安爲妻。定安爲海陵表兄。海陵未冠時，常過定安家，嬉戲，即與奈刺忽同席，接談謔笑。竟日，遂與之私。無何，張定安受熙宗命，出使于宋。海陵與奈刺忽通宵行樂，遂如夫婦。房中侍婢，無得免者。不料熙宗以海陵赴梁，王軍前聽川海陵只得辭別奈刺忽而去，不復再見。直至即位，方覺又召奈刺忽出入，柔妃位女。

使關懶有夫在外海陵欲幸之封以縣尹召之入宮
惡其有娠乃命人煎麝香湯射自灌之且搽拉其腹
關懶欲全性命乃乞哀道苟得乳悅當不舉以待陛
下海陵道若待大產則汝陰寬衍不可用矣竟拈墮
其胎越數日幸之關懶惡路不淨海陵之陽濡染不
潔饒視而笑作口號道

禿禿光光一個瓜

忽然紅水浸根芽

今朝紫作紅瓜出

不怕瓜田不種他

關懶笑而答道

淺淺平平一個溝

鮎魚在內恣遨遊

誰知水滿溝中淺

變作紅魚不轉頭

海陵又道

黑松林下水潺湲

點點飛花落滿川

魚啣桃浪遊春水

衝破松林一片煙

開懶又答道

古寺門前一個僧

袈裟紅映半邊身

從今撇却菩提路

免得頻敲月下門

海陵笑道爾可謂善于應對矣。蒲察阿虎送女。又察海陵妹慶宜公主所生。幼養于遼王宗幹府中。及笄而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伏誅。又察當連坐。太后使

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遂白太后欲納之太
后道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
雖舅猶父也豈可爲此非禮之事海陵屈于太后而
止又察跌宕喜淫不安其室遂與完顏守誠有奸守
誠本名遏里來芳年渌又白晳過人更善交接又察
絕愛之太后竊知其事乃以之嫁宗室安達海之子
乙補剌乙補剌不勝其欲又察日與之反目海陵不
知其故數使人諷乙補剌出之因而納之太后初不
知也又察思念守誠愁眉不展每侍海陵強爲笑樂
轉背即誚詈不已偵者以告海陵海陵怒道朕乃不

如完顏守誠耶遂提殺守誠欲併殺父察又得太后求哀乃釋放出宮無何父察家奴告父察痛守誠之死日夜咒詛語涉不道海陵乃自臨問責父察道汝以守誠死冒我耶守誠不可得見矣朕今令汝自見之遂殺父察而分其屍太宗止阿里虎曳蒲連這乃元妃之妹也大有姿色而持身頗正因入見元妃留宿於宮中迨晚海陵強之同坐飲宴蒲連婉正色固拒退食于元妃之幕將周身衣服謹繫牢結坐而不卧以防海陵之辱已果然薰撲鼓急画角聲催銀缸半滅半明神思乍醒乍倦海陵突至強抱求歡蒲連

曉再四不覺海陵變過不已相持相拒 及更餘海

陵乃以力制之怒發如雷聲如乳虎喝 侍婢共扶

持之盡斷其中外衣帶清速碗氣索力疲支撐不住
叫不得撞天的寬屈只得緊閉着雙眼放開了兩手
任憑着海陵百鍊千喇千抽萬迭就像喉嚨氣斷死
了不得知的一般這海陵像心像意侮弄了許多時
節見清速碗沒有一些兒情趣到也覺得沒意思典
盡而去元妃問清速碗道妹妹你平昔的與在那裏
去了今日做出這般模樣清速碗道姐姐你可是有
人氣的。古來那娥皇女英都是未出嫁的女子所以

可兒
心
生
第

帝竟把他嫁得舜哥天子，我是有丈夫的。若和你合
著個老公，豈不惹人笑殺。連姐姐也做人不成了。元
妃道：事到其間，連我也做不得主。俗語說得好：只好
隨鄉入鄉。那里顧得人笑。取蒲連碗道：姐姐，你說得
好話兒。這話兒只當不說罷。世上那有百世太平，千
年天子。你倘或被人家凌辱，你心裏過去得否。元妃慘
沮，不出一聲。過了一夜，次日早晨，蒲連碗辭朝歸去，
再不入宮朝見。雖是海陵假托別樣名目來宣召他，
他也只以疾辭道：臣妾有死而已，不能復見娘娘。海
陵亦付之無可奈何也。張仲軻者，切名牛兒，乃市井

無賴小人，慣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詼諧語爲業，其舌尖而且長，伸出可以銜著鼻子。海陵嘗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及即位，乃以爲秘書郎，使之入直宮中。遇景生情，乘機謔浪，略無一些避忌。海陵嘗與妃嬪雲雨，必撤其帷帳，使仲軻說淫戲語于其前，以鼓其興。或令之躬身曲背，跪墊妃腰，或令之調撥淫藥，撫摩陽物。又嘗使妃嬪裸列于左右，海陵裸立于中間，使仲軻以絃繩縛已，陽物牽扯而走。遇仲軻駐足之妃，即率意騷弄。仲軻從後推送出入，不敢稍緩。故凡妃嬪之陰，仲軻無不熟覩之者。有一室女，卽年擇齒貌。

美而捷于應對。海陵嘗之。每每與他姬侍淫。尋時輒指是女對仲軻說道。此兒弱小。不堪受大舍弘狀姑待之。不忍見其痛苦。仲軻呼萬歲。一日海陵晝酣。隱几而卧。仲軻暫息于簷下。此女恐海陵之寒。提袍覆其肩。海陵驚醒。醉眼矇矓。見是此女。即擁抱於懷。遂棄興幸之。竟忘其質之弱。年之小也。此女果不能當涕泗交下。海陵忙拔出其腸。女陰中血流不止。海陵憐惜之。呼仲軻以舌舐其血。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海陵再三強仲軻舐之。女羞怖自起而止。海陵引仲軻道。汝亦鬚眉男子。非無陽者。朝朝暮暮。見朕與

妃嬪顰蹙汝之陽亦媚強否汝可脫去下衣俾朕觀之仲軻道殿陛尊嚴宮闈謹肅臣何等人敢裸露五形以取罪戾海陵道朕欲觀汝之陽物罪不在汝朕不汝責仲軻叩首求見海陵勅內豎盡褫其衣仲軻俯身蹲踞于地以雙手掩于胯前海陵又勅內豎以繩綁縛仲軻仰卧于橈上其陽直豎而起亦大而長僅有海陵三分之二諸妃嬪見者皆掩面而笑海陵道汝等莫笑此亦人道耳設使室女當之未必不作痛也妃嬪又笑久之見其痿縮不舉始釋其縛又嘗召侍臣聚于一殿各露其穢以相比並大者列爲第

陽成子

北齊何

二

班賞以寵

不用宮女

一、班賞以寵，不用宮女。一人給與陽成子，一而中者列爲第二。班賞以帛鈔百錠，浴與陽伯才牌一面，不及二等者爲最下，不入選。除正殿朝參，奏事大補宴賞，依次叙爵外，凡入宮直宿，內殿賜飲，即不論官爵崇卑，悉照牙牌列成班次，以爲笑樂。雖徒隸，亦不能免。百人之中，與海陵相伯仲者居其一。父叔事海陵者居其二。奴視海陵者百不得一也。時人爲謠歌云：

朝廷做事忒典陽

白做銓司開選場

政事文章俱不用

惟須腰下硬幫幫

那歌三直傳到海陵耳朵裏海陵也只當不得知一
味頭只是作樂淫諸不要說起那宮中嬪御就是官
庶嬪人曾蒙幸者海陵也列在宮人數內雖有丈夫
的皆分番出入聽其淫亂海陵還不足意欲把這些
婦人隨意幸之限于更番不便乃盡遣其丈夫往上
京去了恰把這些婦人都留在宮中每當行幸即令
撤蔽去圍帳教坊司近前奏樂幸已方止再幸再奏
一幸必及數嬪徒以盡已之興而諸婦皆不暢所欲
人人嗟怨嘗幸室女必乘興狠觸不顧女之創痛有
不遂其情者令妃嬪牽制其手足使不得動着與妃

又藏官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刖其目出入
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裹不由路
者斬之日入後下墻砌行者死告者賞錢百萬男女
倉猝互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
皆釋之有染琬者本大吳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
事海陵琬性便佞善迎合人意海陵特見寵信言無
不從琬嘗構求海上仙方遠覓典陽異物修合媚藥
以奉海陵海陵試之頗有効驗益肆淫毒中外嬪御
婦女殆將萬人猶恨不得絕色以逞心意琬乃極言

東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道、汝試言其容止曉道、紫
髮膩理、姿質纖穠、體欺皓雪之容光、駸駸英華之濯
鮪、顧影徘徊、光彩溢目、承迎眄睐、舉止絕倫、智笑過
人、歌舞出衆、海陵聞言大喜、自此決南征之意、將行
命縣君高師姑預貯紫綃帳、畫石床、鸞鴛枕、却塵襪、
神絲綉被、瑟瑟幕、紋布巾、帳輕疎而薄、視之如無所
礙、雖屬隆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清涼自至、其色隱
隱焉、忽不知其帳也、乃鮫綃之類、床文如錦、綃石體
甚輕、邳支園所獻、枕以七寶、合爲鸞鴛、褥色殷鮮、光
軟無比、云是却塵獸毛所爲、出自句踐國、被纁三千

雲霧仍間以奇花異葉上綴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
輝煥其暮色如瑟瑟爾三丈長百尺輕明虛薄無以
爲比向空張之則疎用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
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收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
巾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如綿拭水不濡用之彌
年不生垢膩乃得自見谷國者侯得劉貴妃時用之
更帶九玉釵編念畢如意玉龍精衣龍耳紫拂釵刻
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白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
犀圓如彈丸帶之令人端忿怒玉類桃實上有七孔
云是通明之象衣重無一二兩傳之不盈一握拂色

紫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或
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於堂
中則日無蠅蟲夜無蚊蚋拂之爲聲則雞犬無不驚
逸垂之沍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
則成瀑布燒燕肉燻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云得于
洞庭湖中者侯得劉貴妃則以賜之海陵件件色色
都打點端正不想探事人來報說劉貴妃已辭世矣
海陵好不痛惜忙傳下號令說戒却宋特把他死屍
也擡來照一照完了心中一念這纔是

生前不結冤家帶

死後空勞李少君

世宗時
中書見利
人信子
天正第
白人心
百六

世宗時爲濟南尹夫人烏林荅氏。玉質冰清，體綏氣
馥，綽約窈窕，轉動照人。海陵聞其美，思有以通之。而
烏林荅氏端方嚴整，無隙可乘。一日傳旨召之，世宗
忿忿抗旨，不使之去。烏林荅氏泣對世宗道：妾之身，
王之身也。一醮不再，妾之志也。寧肯爲上所辱，事妾
不應召，則無君。王不承旨，則不臣。上坐是以殺王，王
更何辭以免？我行當自勉，不以累王也。世宗涕泣，不
忍分離。烏林荅氏毅然就道。一路上妻其沮辭，無以
爲情。行至良鄉地方，乃將周身衣服縫紉固密，題詩
一首于衣襟上，遂自殺。詩云：

世德勳力寧

君心狠似狼

克狂圖快樂

淫逆滅綱常

我滅身無辱

夫存性亦香

敢勞傳旨客

持血報君王

烏林荅氏既死，使者以計聞海陵，僞爲哀傷，命歸其
視於世宗。世宗發視視之，面色如生，血凝喉吻，攬屍
痛悼，以禮葬焉。後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若
以烏林荅氏之死節也。此是後話，却說海陵大舉南
侵，造戰船於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材，焚死人膏以爲
油，費財用如泥沙。視人命如草菅，既發兵南下，群臣

因萬民之嗟怨立曹國公烏祿爲帝即位遼陽改名
雅改元大定通降海陵爲王海陵聞之歎道朕本欲
削平江南然後改元大定今日之事豈非天平因出
素所書一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
諸將謀師師北還至瓜洲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
等謀弑之箭入帳中海陵以爲宋兵追至及視箭曰
此我兵也欲取吾還射忽又中一箭仆地延安少尹
納合幹魯補先弑之手足俱斷遂繼殺之妃嬪等數
十人皆遇害後世宗數海陵遇害不當有王封土不
當在諸王瑩域乃降廢爲海陵王復降爲庶人改葬

于西南四十里後人有詞嘆云

世上誰人不愛色

惟有海陵無止極

未曾立馬向吳山

大定改元空歎息

空歎息 空歎息

國破家亡回不得

孤身客死倩人憐

萬古傳名爲逆賊